

全国人大代表、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程并强

稳定与发展“两手”都要硬

■本报记者 龚友国 彭涵

“听了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，看到财政收入、人均住房水平、医疗卫生改革等一组组数据，我作为一个人民代表感到非常振奋。”程并强向《中国企业报》记者说道，“我觉得可以用‘平稳强劲’四个字，来概括5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态势。”

程并强的另外一个身份，是中国五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。这家企业是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世界500强上市公司——中国中冶的子公司，其业务涵盖工程总承包、钢结构及装备制造、房地产开发、项目投资。

“我们经历了特大自然灾难，也经历了世界金融危机，更经历了欧洲经济衰退的严峻挑战，但我们依然保持了社会经济稳定并实现强劲发展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这个成绩实在是来之不易！”程并强说道，“事实证明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是正确的。”

无规矩不成方圆： 三大建议促稳定

“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，从低谷到辉煌每一步都和这个社会共同经历过。航母入编、蛟龙下海、神舟上天……见证了这些数不胜数的国家大事，我作为一名中国人是自豪的。”程并强表示，“在我看来，当前就是国家最好的一个时期。当然，社会的方方面面还都应该不断提升改进。”



程并强

程并强认为，改进的重点，应该是整个社会从微观到宏观层面需要建立起更加良好的秩序——无论依据是道德还是法律、无论对象是个人还是组织集体，这样国家才能稳步面对未来的挑战。

程并强提出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加强国民诚信教育。他说：“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伴随着不诚信声音的出现。不诚信是导致纠纷、社会不和谐的原因之一。国家应当大力弘扬诚信精神，对失信现象做出相应惩戒。”

此外，程并强也强调了更加硬性性的一个约束。“依法治国，依法管理，依法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是我的第二个建议。”程并强告诉记者。法治的要义是“没有例外”，但中国的法治现状距之仍有一定距离——这也是众

所周知的。“我们在法治建设漫长道路上仍要稳步前进。立法完善、法律执行、法律监督和普法教育等方面都需进一步加强。依法解决纠纷、依法治理国家落实是关键。”

从企业家的角度，程并强提出了自己的第三个建议：加大行业标准的制定。他向记者表示：“一些企业出现了如质量不合格、消费纠纷、国际准入等问题。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之一就是国家在机械、食品、医疗等众多行业中缺乏制定严格科学的行业标准。也由于缺乏行业标准，造成执法过程中出现不少困难。若有依据的标准，则背离标准的就是不符合市场的行为，正确的标准让错误变得显而易见。目前一些行业标准是20年前制定的，随着社会进步、新技术的发展，必须要改变完善。”

调整产业结构： 以远见洞悉发展

3月8日，中共中央总书记、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江苏代表团参加审议时指出：新的5年奋斗历程已经开启。面对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，我们的事业就如同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。要深化产业结构调整，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，抓住化解产能过剩矛盾这一工作重点，使我国经济发展提高质量、增加效益、增强后劲。

作为中国企业家的一员，程并强对此的理解亦是非常深刻：“调整产

业结构是企业前进的必然道路，但如何调整、方向是什么这些具体的问题，落实到每个企业的身上都是不同的。”

事实上，当程并强调任中国五冶任总经理、党委副书记时，这家将近2万人的企业只有14亿元的年产值，外债高达3亿多元。在经过几轮经营机制上的调整后，企业渐活，一度以每年30%多的速度增长。但程并强的担忧并未结束：“2006年以后，我们开始思考，这种高速的、只图量的增长，究竟能持续多久？所以，我们提出了‘创新、提升式发展’和‘转型式发展’，就是想通过创新来解决高速发展中需要调整的问题，实现企业发展方式的提升。”

“我们这几年来在探寻产业结构调整上，一直坚持要走出自己的道路。在整体战略上，我们将工程承包、钢结构制造、房地产开发作为企业的三大产业同步发展。”程并强表示，全产业链的发展战略是不会动摇的。“其次，产品从原来单一的冶金产品向非冶金产品转移，从低端工程承包向高端技术服务、EPC总承包、工程项目代建等转移。依靠管理、服务、技术优化方式逐步提高竞争力，现已成为建筑性企业的高新技术企业。”

对于记者提出的如何评价企业转型的效果，程并强的答案是：很满意。“由于我们良好的管理、科学的技术，降低了产品成本让客户省钱同时也保证了自身盈利，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双赢。”程并强向记者表示，他对中国五冶的未来充满信心。

全国人大代表、四川好医生药业集团董事长耿福能

解决贫困问题 应建立资源利益分配机制



耿福能

■本报记者 龚友国

“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全国两会，感触还是比较多的。”在接受《中国企业报》记者采访时，四川好医生药业集团董事长耿福能表示，“特别是这次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，完全是用数据与事实说话，感觉非常务实。”

作为一家药企的负责人，他也带着自己听报告的侧重点。“温家宝总理提到我们的人均寿命达到了75岁，这个数据对于不是搞医疗卫生工作的人，可能就没有过多留意。”耿福能认为，但是国民的寿命长不长、是不是幸福安康，其实是一个国家“幸福指数”的重要评判标准——“人均寿命达到75岁，让我们医药行业和卫生行业的从业者感到欣慰，因为这说明我们的工作是有成效的。”

另一方面，耿福能也坦言这个成绩还有待提升。他告诉记者，好医生药业集团内部经常使用一个词——“费寿比”，即国民花去的医疗卫生费用和国民平均寿命之比——来衡量社会医疗卫生方面的整体水平：“据联合国卫生组织统计，我国2010年、2011年人均花掉的医疗卫生费用是108美元；而美国的人均医疗费用达到了7000多、8000多美元，这个数字是我们的67倍——他们的人均寿命是77岁到78岁。”

凉山州贫困之痛

从根本上，耿福能认为我国与发达国家“费寿比”差距的根源在于贫穷，而贫穷的根源在于国家分配机制有问题。“我这次提案的名字就是《建立贫困地区的资源利益分配机制，才能实现2020年全面奔小康的目标》。”耿福能说道，该提案的用意也是显而易见——希望找到某种根源，解决医疗卫生工作本身力有不逮的问题。

“我是来自凉山州基层的代表耿福能。”这是他提案中的第一句话，凉山州也成了耿福能阐释自己想法的最佳案例。

“近几年我们整个凉山和全国一样，呈现出经济发展、社会进步、民族团结、政治更加稳定的大好局面。部分地区真正是‘一步跨了千年’，GDP过了千亿，并挺进了四川‘千亿GDP俱乐部’。但是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还是十分惊人的。”耿福能表示，“其中很多地区的贫困程度，用专家调研后总结的一句话来说就是‘真是原始的贫困’。”

虽然执政者没有对贫困熟视无睹，但耿福能认为，很多时候他们并没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式。“有一个情况是值得警醒的：无论是习总书记视察过的骆驼湾村，还是凉山的洛呷村或其他村，只要是我们的党和政府的领导去调研过，然后新闻媒体报道了，这些贫困地区就会在短暂的时间内‘大变样’，无论是一个家庭、一个村甚至一个乡，没有例外。”耿福能表示，“但是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连片贫困的问题，而且是停留在慈善式扶贫，安慰式的扶贫，简单的表演式扶贫”——在耿福能看来，这远远不是“胜利”。

“我国沿海地区改变了经济体制，已经得到了快速的发展，使部分人先富了起来。这是不争的事实。但我们落后的贫困地区怎么办呢？我认为现在不应该再过多讨论扶贫是‘输血问题’还是‘造血问题’了，首先应该做的，是实实在在从资源分配机制上做出改变。”

改革资源分配机制：从根上治“贫”

据耿福能介绍，凉山的水电资源富集程度可谓“富甲天下”，可开发的水电占全国水电总装机容量的15%，占四川的57%；凉山水电资源全部开发后，年发电量将超过2362亿千瓦时，发电环节销售收入可达550亿、税收近百亿元。“假如凉山州的所有水电资源能每度电留一分钱给老百姓，我想2020年习总书记记的全面小康就能实现。”耿福能认真地说道。

在提案中，耿福能认真地写道：在水电开发中，“国家”这个概念要有三个要素构成才算完整——第一个是政府，第二个是投资集团，第三个是当地原住民。“但是在资源利益的分配中，政府有税费收入，投资者有投资回报，但原居住地的家庭、个人没有任何收益。”耿福能颇有些激动地说道，“老百姓不仅得不到资源开发带来的任何好处，还要承受环境污染、挖山截流，破坏生态带来的自然灾害。分配不公的问题可谓危害无穷！”

这与耿福能提案的核心思路是相似的，但他还是希望国家能够直接注意到凉山的情况。“我建议凉山的水电开发由国家来制定分配机制，从资源开发的利益公正性来解决凉山的连片贫困问题，让有资源地区的原住民老百姓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财富。”耿福能表示，“一定要以法律制度的形式，明确资源所在地的边远贫困地区原住民，享有一定的资源开发收益权，确保资源所在原住民的合法权益。”

全国人大代表、南充商业银行董事长黄光伟

政府不要给银行当“保姆”

■本报记者 龚友国 彭涵

“我希望这个提案能被高层重视起来”，南充商业银行董事长黄光伟向《中国企业报》记者表示，“金融作为一个产业的特殊性在于，它涉及国民生产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，根本上看金融问题就是全社会的问题。而且很多问题并非单个银行、或是国家某一个部门所能解决的，必须上升到国家层面的整体统筹。”黄光伟说，为了清晰描述这个提案，他从“银行暴利论”这一存在巨大争议的话题开始，向记者阐释了自己的想法。

银行并非垄断行业

据银监会数据披露，继2011年中国银行业利润首破万亿大关后，2012年中国银行业继续一路高歌。商

业银行去年全年累计实现净利润1.24万亿元，使得2012年成为银行业史上最赚钱的一年。以一年365天计算，银行日赚34亿元；而以中国人口总数为13.47亿计算，每人对银行业利润的贡献高达920.6元——这对中国社会议论已久的“银行暴利论”再次给出了一个数据上的支撑。受国际经济危机影响，这两年中国实体经济处于低速徘徊。

“我不认为银行是垄断行业。”黄光伟表示，因为与石油和电信行业相比，银行业并不符合垄断行业的特征：目前全国有5家大型商业银行、16家股份制商业银行、120多家城商行，还有近百家农商行与数十家外资银行。“实体经济越来越虚弱其实反映的是，近几年我们国家的金融改革没有跟上其他领域的步调，而这方面的滞后对整个国民经济都造成了一

定的拖累。”在黄光伟看来，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很简单，就是“加快金融改革”——只不过，两个“过多”阻碍了这一进程。

“首先是‘保护’过多。”黄光伟说，“无论是从存款门槛还是贷款规模分配等方面来看，国家都太注意‘保护’大银行了。”

“最近几年我们一直在说政府职能就是要从‘领导’身份的主管部门到‘监督’身份的监管部门进行转变，但事实上很多时候政府的思路并没有转过来。”黄光伟认为，中国的银行迟早是要接受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检验的，政府的“顾虑重重、束缚太多”将令这个行业缺乏真正的竞争力。

让银行真正成为市场主体

“所以我提出三点建议：一是加

快商业银行的商业化进程，让其真正成为市场主体。现在绝大多数的银行并不是市场主导型的，说白了就是‘官商银行’。”黄光伟说，“第二是要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，在真正的市场环境中每家银行都有自己的‘最优选择’，很多事应该让银行自己做主。”黄光伟表示，近几年的“中小企业贷款难”、“国进民退”等现象与说法的出现，都与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滞后有很大关系。

“最后是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度要加快，在人口红利消退之后我们国家应该找到新的‘红利’，‘货币红利’就应该是纳入国家考虑范畴之内的。”黄光伟说道，但他接着强调了一点：“人民币国际化的速度，不能比商业银行商业化、利率市场化改革更快实现，如果这个路径的逻辑不清晰，将会给国内金融带来灾难性的后果！”

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、四川宏达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沧龙

实体经济是兴国之本

■本报记者 龚友国

“目前中国经济增速逐步放缓，实体经济企业经营出现较大困难，而银行去年利润却出现了大幅增长。”刘沧龙语气严峻地向《中国企业报》记者说道，“金融还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吗？起得是制约作用吧！”

刘沧龙是四川宏达集团董事局主席，同时也是全国政协委员。这次参加全国两会，他带来了三个提案：一份是《关于加强磷石膏综合利用与环境保护的提案》，第二份是《关于提高我国汽柴油质量标准的提案》。这两份提案都与环保有关，而他的第三份提案相较之下则宏观得多——《实体经济是兴国之本》。

实体经济遇困 企业家观望

说实体经济，金融就是绕不过去

的坎，刘沧龙与记者的对话正是从这一点开始。“这一轮的金融危机已经刺破了以‘金融神话’为标志的虚拟经济幻象，迫使欧美发达经济体重启了‘再工业化’之路、重振传统制造业和现代制造业。”刘沧龙表示，“而我们呢？实体经济里面的资金却一再转向房地产、金融投资、担保贷款等虚拟经济领域，‘空心化’现象已经很明显了。”作为中国工业企业中的一员，刘沧龙对此表示了深深的忧虑。

事实上，这已经在国家层面引起了足够的重视，但迫在眉睫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——做实体经济的企业家已经信心不足了。

“现在企业家们的投资积极性普遍受到严重影响，观望情绪很浓。”刘沧龙说道，“他们在观望什么呢？其实就是支持实体经济的政策了。”通过细致的调研，刘沧龙最终在他的提案里提出了一系列建议，他认为这些就是实体经济最需要的“破冰东风”。

提振实体经济的 三点建言

“首先是税收。”刘沧龙说，“现行的增值税，实行的是简单的销项税减可抵扣进项税的征收管理办法，而对工业企业劳动部分却没有任何抵扣。”他建议将实体经济工业企业的“人工工资、五险一金”等，按17%比例作为进项税予以抵扣。“这样既能真正体现增值才缴纳增值税的原则，也能帮助企业对冲人力成本高企的现状，并且不会损害产业工人的利益。”

“第二是融资方面。商业银行作为第三产业，在整个经济产业链条的中间环节攫取利润过多了！”刘沧龙很直白地点出了实体经济在银行面前的弱势，“要支持实体经济企业，应该引导银行信贷实行差别化利率。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，建议将实体经济工业企业的融资利率，按人民银行

总行规定的基准利率下浮10%。”他认为，“经济决定金融，金融反作用经济”的逻辑关系，才能有助于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。

“最重要的，还是政企关系要理顺。”刘沧龙强调，这也是其提案中所占篇幅最大的一个方面，“营造良好的政务与投资环境，才能从根本上提振工业企业的发展信心。”

“行政权力应该以法律为基本准绳，去维护宏观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。而各项资源的配置，应该以市场机制，依法依规、公正公平、公开透明地进行。”刘沧龙表示，“这就要求政府要以备案制逐渐代替审批制。然后企业依法经营，政府依法管理，两者各司其职。我相信政府职能的转变将大大改善企业投资的软环境。”

“实业兴，国家才能强盛；实业兴，人民才能富裕。”刘沧龙最后说道，“我希望这个提案能够发挥出自己的价值，真正帮助到中国实体经济企业！”